



册府元龜

卷之九百四十
至四十二



13
849
303



4 3
849
303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一

不嗣
患難

夫以堯舜之仁聖而丹朱商均之不肖何況臣庶之
子孫不克負荷者多矣故有擅藻麗之文而其子頑
闇有神明之政而其息貪暴有翼戴之勲而其嗣顛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四十一

覆有脩謹之操而其裔悖亂故有懷知子之先見嘆承家之乏嗣形於悲咤良亦可哀而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先聖之旨將有屬焉

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兇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

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

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靖謔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至也服行蒐慝

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言也告之則

頑德義不入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構杙謂鮪構杙頑凶無儔匹之貌

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比之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

三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漢劉繹即項伯也高祖五年降漢賜姓劉氏封射陽

侯射或作貫嗣子睢有罪不得代

石慶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及慶死後稍以罪失孝謹衰矣

金日磾爲光祿大夫有二子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孫則衰矣

霍光爲大將軍而子禹與張安世子千秋俱爲中郎將皆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文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

晉王導爲丞相其子恬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

恬便有怒

梁王茂爲司空侍中封望蔡縣公及薨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

後梁訓世武少襲父孝敬爲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資產既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誅

後魏劉休賓初仕宋爲幽州刺史鎮梁鄆後以城降休賓叔父旋之早亡其妻許氏携二子法鳳法虎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疎薄不倫爲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既而反俗孝文太和中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

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
田彪北平人初仕北燕馮跋與石城太守李崇俱降
而彪子孫道徽劣焉

盧度世爲青州刺史卒其子淵昶等並脩文風顯閭
門之禮爲世所推後淵兄弟旣亡家風衰損子孫多
非法帷薄混穢爲時論所鄙

平恒爲秘書丞博通經籍而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
自棄嘗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惻而哭不爲營事婚
宦任意官聚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
宗慶其外甥孫玄明等每以爲言恒曰此輩會是褻

何煩勞我

夏侯史瀛州刺史道遷之子爲鎮遠將軍性好酒居
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數多所費用父
時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債負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嘗
不足弟妹不免饑寒

李元護晉司徒廣陸侯裔八世孫裔子順璠及孫沉
志皆有名官沉孫根爲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
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
輕之

北齊邢邵爲太嘗卿中書監其文章典麗獨步當時

而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焉

隋長孫平高祖仁壽中爲太嘗卿判吏部尚書賜爵襄陽公卒官子師好性輕狡好利數犯法帝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道後爲渤海主簿政教凌遲師道恣行貪濁爲王世充所害

唐楊師道尚高祖女桂楊公主爲太嘗卿駙馬都尉師道卒子豫之不肖薄行太宗常謂羣臣曰子有孝與不孝臣有忠與不忠公等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同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亡沒已後肆情爲惡虧犯名教良由闕於義方今緣師道兒喪虧禮節誠所

難恕若訓導合宜縱其頑鄙猶不至狼狽公等各存子弟咸須示語無賴者亦勿存育乃令司徒長孫無忌往豫之家分其貲產家人以與長姊及同產兄趙斌等後豫之在母服淫亂爲駙馬都尉竇奉節所執捶擊無數因割去耳鼻然後死

虞世南太宗時爲秘書監文學德行時稱五絕其子和匠無才術歷將作少匠二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時來嘗父護兒在隋爲猛將嘗與弟濟俱以學行見稱相次爲侍中許敬宗歎曰士之登用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

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狄仁傑則天時爲魏州刺史人爲立生祠及去職後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由是遽毀其神像焉

王方慶則天時爲相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併散亡

李嶠中宗朝與蘇瓌同居相位嶠有才華其子不肖瓌以幹理而子頊有文詞故代稱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劉贊祖父皆以文學稱贊獨不知書爲宣州刺史宣

歙池觀察使唯以彊猛立威官吏畏重之宣州天下殷贍處也贊厚歛財貨以務貢獻明求恩寵又無教訓子孫童稚者便以驕傲爲事

崔行功總章中秘書少監兼通事舍人有文集四十卷自行功以降名位卑替

李日知中宗景龍初以刑部尚書罷知政事孝行知足爲時所稱少子伊衡以妾爲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劉崇龜父藻生八子弟崇魯爲水部郎中知制誥與宰相崔昭緯相善昭宗命翰林學士李谿爲相昭緯

與崇魯謀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由是谿命
 不行谿自十一月至歲暮聯上十表訴寃其詞詆毀
 所不忍聞時崇龜在外聞之大恚數日不食謂其親
 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
 生此等也

晉張從賓父全義為河南尹四十年積而能散以至
 令終及從賓繼祚好治生商賈盈門多藏而致禍也

患難

老子有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則知患難之於
 世也無準否泰之於人也靡嘗消息盈虛既明鑿而

斯在屈伸合散信任運而可量叔世惟艱聖人墜厄
 而體道禍機莫測賢者逃遯以俟時至有沈厠以幸
 全繫獄而獲宥道存於已命在於天或垂名聲於後
 代或擅美譽於當世信謂知窮達存亡之至者也若
 乃被患於深刑無辜於橫議道之廢也其如命何
 孔子將適陳過長垣顏刻左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
 入此由彼缺也長垣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嘗暴長
 垣人長垣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
 日顏淵後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
 子在回何敢死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長垣人拘孔子益急弟

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

謂此此自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

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天之

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

未喪斯文也長垣人其如予何

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

當傳之長垣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

衛然後得去又適宋

年表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與

年至陳襄公三年孔子過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

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

如予何

天生德者謂既以聖德性合天

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又居陳三歲

會晉楚爭強更君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

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

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仝孔子弟子有公良

犇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

吾昔從夫子遇難於長垣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

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

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

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又遷于蔡

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魯襄公四年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

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

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
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
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也興起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

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濫也君子固
亦有窮時但不

如小人窮則子貢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

之者與曰然然謂多學
而識之非與問今不
然耶孔子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
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之故人不學一以

之知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吾非兕
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

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言人不信
吾豈以未

仁乎言未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言人不使通行
而困窮者豈不

知乎孔子曰有是乎自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

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

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

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敬天下莫能容

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

穡種之為稼欲之為穡言良農
能言種之未必能欲獲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

順言良工能巧而已
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

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
 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子使爾多
 財吾為爾宰

宰主財者也為女
 主財言志之同也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

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范睢字叔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
 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言乃使人

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
 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
 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挫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
 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
 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
 乃請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
 後漢樊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
 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
 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及湖陽軍師

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後至光祿大夫位特進來歙光武祖姑之子光武甚親敬之歙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後至清河太守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年三

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

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

其後疾瘳為京

兆功曹先是中嘗侍唐衡兄玳

玳音玄

為京兆虎牙尉

郡人以玳進不繇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貶為議玳深毒恨玳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玳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一十二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坐黨事免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

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諸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

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

食也

杜陵扶風茂陵人也初為郡吏王莽末盜賊起休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將軍不道卒至破滅今將軍以數千

之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後至大司空

魏郭淮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羗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蜀裴雋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雋姊夫為蜀中長史雋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

吳黃蓋字公覆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厠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免後至武鋒中郎將

晉王尼字孝孫辟車騎府舍人不就值維陽陷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

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摯虞離郭杜之回轉入南山中糧絕餓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

鮑靚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

南燕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洸之子時慕容垂起兵山東符昌收洸及諸德子皆誅之洸母公孫

氏以老耄獲免泐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光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與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

宋江謚字令和父徽宋尚書都官郎吳令爲太祖所殺謚繫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後至左戶尚書王懿字仲德父苗事符堅爲二千石及堅敗仲德年十七與兄獻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

走與家屬相失經大澤不能前因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復來携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之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獻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崔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大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後至徐州刺史

朱脩之爲司徒從事中郎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迴留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

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嘗憂之
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
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修之果以
此日陷沒元魏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
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雖嘉其義
終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都黃龍元魏伐之
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
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
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卽拜之彼
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

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
至東萊遇猛風拖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
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元年至京邑以爲
黃門侍郎

梁沈約字休文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尚
幼潛竄會赦免旣而流寓孤貧後至尚書僕射
范雲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
之舉兵圍郢城父抗時爲長府流入城固守留家屬
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興語聲色甚厲雲容貌
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使且出就舍明

且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
懸命沈民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
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至尚書令

裴邃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祚始安王蕭
遙光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後遙光敗
邃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州之豪族皆
被驅掠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以爲司徒
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
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

袁昂父顓爲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晉安王子勛

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於廬山會赦得
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走還時年十五後至司空
陸襄爲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侯景舉兵圍宮以襄直
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景將
兄子仙進攻錢塘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千人夜出
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淮南守文成侯
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
帥衆距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黯戰敗走吳下
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
十

賀琛爲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異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逸出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劉峻字孝標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朞月母携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畧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後至荊州戶曹參軍

陳徐陵弟孝克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東筦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鄉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鄉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頗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過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克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

行戰死臧氏何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
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
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

周豫玄弘正子也年十四與父俱載入東乘小船渡
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遂得
心驚疾

後魏崔衡長子敞宣武初爲鉅鹿太守弟肫之逆也
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
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舍二百餘口得免正
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

崔玄伯初爲符堅著作佐郎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
爲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繫郝軒歎
曰斯人而遇斯疾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鷓鴣雀飛沉豈
不惜哉

賈夔初仕慕容氏歸垂爲驃騎長史垂太子寶兵敗
被執道武卽位拜尚書左丞甚見委用天賜末夔請
詣温湯療病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
又爲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卒太武平赫連
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李孝祖祖敷以罪誅孝祖以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

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陰道方為荊州刺史李神儁長流參軍正光末梁簡
文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
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為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
傳致襄陽仍傳於梁武梁武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
還國

劉芳字伯友彭城人出後伯父宋東平太守遜之父
邕同宋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
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
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

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後至太嘗

郭祚父洪之坐崔浩事被誅祚亡竄得免弱冠州主
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逸妻之以姪共
相調恤得以饒振後為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楊藻為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
事孝昌中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

北齊王... 為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及晉陽陷敗與
同志... 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晞溫服
膏梁曾不廢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悔久

作三公矣

魏收初仕後爲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

後周盧柔爲賀拔勝大行臺郎中掌書記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南奔梁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人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大半幾至於死大統一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竇熾扶風人父畧平遠將軍魏正光末北鎮擾亂熾乃隨畧避地定州因沒於葛榮榮欲官畧畧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畧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永

安元年爾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後至太傅

陸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父政爲文帝行臺左丞原州長史通幼從在河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以東歸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後至大司馬
姚僧垣仕梁爲湘東王府記室參軍侯景陷軍城逃歸吳興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月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繫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劉炫河間人爲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
于時盜賊起穀食踊貴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
絕鬱鬱不得志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
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
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
復投縣城長史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
納之時夜永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
人謚曰宣德先生

唐李百藥初爲隋建安郡丞及煬帝被弒展轉沈法
典李子通杜伏威軍中備嘗艱苦乃著省躬賦以致
其情及高祖遣使江南百藥說伏威迎之後復勸伏
威令身入朝渡江至歷陽伏威狐疑中悔將害百藥
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
不死乃書與輔公祐令殺之賴王雉誕救護得免及
公祐反署百藥爲吏部侍郎人有言百藥初說杜伏
威不聽入朝今又共輔公祐反高祖大怒公祐平趙
郡王孝恭得伏威與公祐令殺百藥書奏之高祖意
乃稍解詔配涇州爲司戶

徐文遠初仕隋爲國子博士時洛陽饑饉出城採樵
爲李密所及密敗復歸王克其子士會狂悖之人委

稟文遠西歸長安王克大怒絕其廩食此後大餒將死者數矣復因樵採遇羅士信候騎獲之送入京師復授國子博士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殺之乃無天地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

高士廉隋時坐事謫爲交趾朱爲縣主簿尋屬天下大亂士命阻絕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郡丞元肅

從橫士也多所交結謀殺和而據駱越以窺天下之變見士廉爲時望所歸亦傾心推結憚其立操不敢以謀告之然肅竟以事洩爲和所族士廉坐與交通幾危矣和子行淹保明之由是獲免及蕭銑敗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乃與丘和上表歸國追入特蒙顧待拜大將軍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閔其至性勸以不當滅性捨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後至太子司議郎仍授崇

賢館學士

來濟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字文化及之
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後至中書令
韋斌為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刑部尚
書韋堅貶蒼梧太守七載又重貶江夏別駕堅兄弟
四人並賜死於貶所姊惠宣太子妃隨子嗣薛王瑜
遷於夜郎郡安置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後為銀青
光祿大夫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為賊
所得偽授黃門侍郎

李彭年為馮翊太守玄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於

賊偽授工部侍郎彭年有授偽官常憤歎忽忽不得
志與韋斌相次而卒

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京維在西京作中風失
瘖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偽授給事中

崔器天寶末為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沒於賊仍守
奉先居無何屬賊兵同羅叛賊將安守中張通儒並
避難藏匿又渭上義兵起一朝聚徒萬人器恐懼憂
惶先有賊文勝符牒一時焚之勝召義師欲應渭上
軍及通儒出兵使擊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頓蒲
同使麾下騎三十人批器器遂北走靈武

李進爲工部侍郎代宗初皇儲爲天下元帥平河洛以進參佐時元帥在陝兼統蕃兵廻紇恃功而驕敢恣狠戾進與中書舍人韋少華皆爲皮鞭所辱進數月病瘡僅以全生

段秀實爲安西節度荔非元禮判官邛山之敗軍徙翼城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亦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總坐貶泉州別駕監

軍人掌機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總遣從事穆贊鞫總贊稱無狀總方免死後量移恩工傳

嚴懷志以涇原裨將隨渾瑊會吐蕃背盟懷志等陷沒君吐蕃中十餘年逃入以西諸國爲所掠賣又脫走經十餘國至天竺占波國泛海而歸貞元十四年始至溫州徵詣京師德宗以懷志處蕃久不欲令出外囚之仗內順宗卽位乃釋之初懷志之陷也母俱存及歸父母皆沒妻嫁他人

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爲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行以背受之亦吐蕃義之由

是與漢衡俱免及漢衡歸獨留蕃中吐蕃尚浮屠法
溫因求爲僧久之乃得歸亦以習吐蕃事囚焉順宗
卽位得釋與懷志授中郎將

魏義通爲黔中觀察使行至涪州泝灘舟壞沉失其
所持節及賜馬

梁張雋字彥臣祖父咸有聞於時雋少孤雅自修飾
善爲五言詩其驚句頗爲人所稱廣明中黃巢犯京
師天子幸蜀士皆竄伏窟穴以保生雋亦晦跡浮泛
不失其道後至兵部郎中監鐵判官

後唐劉勗初少孤以先人官卑羣從之間最不調兩

都喪亂流寓青齊丐食業文厲心苦節後至太嘗卿
趙鳳幽州人也少爲儒天祐中燕帥劉守光與太原
爭霸率十夫團爲軍伍而黥面爲文儒者患之多爲
僧鳳亦落髮與遊方者雜處後爲相終

朱弘昭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情不協故宰得居內任
天成二年秩以李嚴爲西蜀監軍乃用弘昭爲東川
副使嚴至成都爲孟知祥所害弘昭懼求還京師董
璋待之雖厚而嘗猜防伺察弘昭坦懷從命而璋不
疑尤重之會有軍事雖論列乃令弘昭入覲僞辭之
不獲繇是免禍後爲襄州節度使襄州留軍有朽腐

甲冑數百弘昭奏不堪完補詔投之於漢水詔至弘昭集賓佐棄之登南城依却敵以視無何懸鐘格木朽墮弘昭至城墉絆之於木左右梯而下之幸無損但喪魄警氣而已

晉趙瑩爲相開運末虜陷京城瑩從少帝於北塞周太祖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得見華州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卹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楮首涕泗橫流先是漢初以晉

人蕃將相第宅賜隨駕大臣以瑩第賜太祖太祖召瑩於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別有契券已所置者可歸本直卽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太祖堅之乃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於幽州瑩初被病遣人所告于虜主願歸骨於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虜主閱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及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太祖閱瑩死于異域而知夷狄亦不能違物性歸其喪柩感歎久之仍賜其子緡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華溫琪年始二十長七尺餘唐廣明中黃巢爲亂掠
爲紀綱從巢南犯交趾西陷長安僞署溫琪供奉都
知官旣得志習平時官者故態每肩舁出入以自奉
及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
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
墜地不死至夜胙縣界有田父見溫琪非嘗人也遂
匿於家經歲餘

漢龍敏初唐莊宗平河雒徵爲司門員外郎以家貧
乏養求爲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鄴下曾趙在
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爲亂軍所迫敏
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

周馮道唐天祐中劉守光辟爲幽州掾嘗以利害箴
守光守光怒寘於獄中後仕晉爲相晉末北虜犯闕
迴虜先留馮道與李崧和凝文武官等在嘗山以問
七月二十九日虜中有僞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
木葉山行事虜帥解里召道等至帳前所欲論之崧
偶先至見其言懼形於色解里前以明日與朝士齊
遣之崧乃不候遣與凝先出旣而相遇帳門之外因
與分首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虜交鬪鉞槩相及
是日道若齊至與解里相見稍躊躇則悉爲俘矣時

論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

劉皞初自魏博歸于唐莊宗衆將劉鄩自渠欲乘虎襲太原軍至樂平時皞客於縣舍爲鄩軍所俘髡其髮謝彥章許之知其學儒禮之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公得一宗人令皞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後至衛尉卿安叔千爲太子太師叔千以都城內難之際軍士未戢其家財無孑遺大遭笞捶以是成疾請歸雒都卒王繼弘爲河陽節度使少無賴爲吏所拘械繫嘗州獄將殺之會赦以其壯健特宥之配於本軍

淮南李嗣京衆閭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

殘虐 映報

殘虐

夫政行暴虐商書所戒虐用其民魯史爲刺猶乎前志惡莫大焉若乃含殘忍之心懷虺蜴之性或內專冊府元龜 負威權恣睢自任賦殺無辜聚黨蓄奸橫

微執武庫在命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昭
感多此類也

劉暉初自魏博歸于唐莊宗榮將劉鄩自梁欲乘虛
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暉客於縣舍為鄩軍所陷見其
髮謝彥章許之知暉學儒禮之謂其鄉人劉去非曰
為公得一宗人令暉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
劉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後至衛尉卿
去叔于為太子太師叔于以都城內難之際軍士未
成具家財無子遺大遺笞捶以是成疾請歸維部卒
為暉妹之會妹以其珠對暉許之謂其本軍營州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

殘虐 酷暴 殃報

殘虐

夫敢行暴虐商書所誡虐用其民魯史為刺稽乎前
志惡莫大焉若乃含殘忍之心懷虺蜴之性或內專
柄用或外負威權恣睢自任賊殺無辜聚黨蓄兵橫

行天下乘亂以報私忿投隙以窺大器殺人而滅口
誘致以求財毀發丘墳剝斷支體以至乎害其姬妾
坐及隣伍懲音律之小誤責言辭之微失置之以死
不其甚歟所以人心不附軍務是離自陷刑辟終貽
傾覆者良有以也

盜跖魯人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
人橫行天下

漢項羽自立為楚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
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

穰南陽縣也

成令張良送漢

王至褒中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

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羽殺成

張不疑嗣封留侯孝文五年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

史贖為城旦

門大夫侯之屬官也

單德封呂武侯孝武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

市削戶六百

王莽封新都侯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

獲者

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護守者流俗所改爾

莽切責獲令自殺莽居攝翟

義起兵莽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塚燒其棺槨夷滅三

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司威陳崇

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况為收繫致

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

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伴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

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

義焉不合光罪為公義赦天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

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趨謹謂趨走而謹謹也須待也盡歲止至此歲盡

而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反目又翟義

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剝

也音枯量度五藏度音徒各反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筵竹

音庭云可以治病

後漢董卓為相國虐刑濫罰睚眦必死辟僚內外莫

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斬之

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及逼天

子都長安卓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卓施帳幔設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

先斷其舌次斬手足以鑿其眼日以鑊煮之及得死

偃轉柩案間會者戰慄亡矢七箬而卓飲食自若諸

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

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

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又

中郎將牛輔卓之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

遣其較尉李儼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
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畧男女所過無
復遺類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畧所得義兵士卒
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卓聞袁紹起山

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

獻帝春秋載太

傳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

李儼郭汜董卓將也及卓之死儼汜等以王允呂布

殺卓皆并州人故忿怒之并州人在軍者男女數百

人皆誅殺之儼又因會刺殺樊稠於坐

儼見稠果勇而縛來心疾

害之醉酒潛使外甥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繇是諸將各相疑異儼汜

遂復理兵相攻

袁術初僭號以吳俊為陳相術軍衆饑因就俊求糧

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晉王愷為後將軍與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王

敦與王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使毆殺

之一坐改容又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

孫秀初為琅邪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趙王

倫既篡逆秀執機衡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于秀

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遂

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
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
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
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竝見誅於
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

吳畿者平陽太守宋胄所親也李矩爲本郡督護胄
欲以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
有人救之故得免

宋劉彤穆之孫也嗣南康公孝武大明四年坐乃斫
妻奪爵上

梁侯景仕後魏爲司徒南道行臺景性猜忍好殺戮
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剝鼻經日方死又曾於石頭
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殺之

陳留異梁代爲蠻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
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
之及其妻子

後魏宋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坐取
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生斷其兵手以
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
之愚

北齊盧宗道行南營州刺史性麤率任俠將赴職於
督亢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
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
魏收文宣時爲太子詹事娶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
子及魏太嘗劉芳孫女與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
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
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
作懷離賦以申意

隋于顛初仕後周爲東廣州刺史尉迴之女也時總
管趙文表與顛素不協將圖之因臥閣內詐得心疾
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卽欲斫之
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顛漸稱
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顛
所顛歛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迴
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迴未
平慮顛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唐王世充初仕隋爲江都通守旣叛後據東都眾心
日離乃嚴法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坐爲戮父子
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
叛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殺人相繼其逃亡益

甚至於樵採之人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有所忌即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口

朱粲隋末僭稱楚王聚眾二十萬軍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畧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又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懋楚因譴左遷合家竝為所噉粲竟斬于洛水之上士庶歎其殘忍號

撥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薛舉為賊帥性殘忍每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麴氏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繇是人心不附

薛仁果舉之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為萬人敵然殘忍貪冒財貨初拔秦州召富人礫於油火之上或以醢灌鼻或弋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之才力辦我家事然性多猜忌與物無恩終當滅吾宗社舉死嗣立諸將以其年少心多不伏兵勢漸離

以至於敗斬於長安籍沒其家自起迄敗父子相繼五年而滅

高真行為左衛將軍子岐為太子典膳丞高宗以皇太子賢陰謀事洩廢為庶人岐事連於賢帝令付真行自訓責之岐入門而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琬斷其首而棄之街中帝知不悅貶真行為睦州刺史審行為渝州刺史

于敏為太常丞司空平章事順之子憲宗元和八年敏殺人王再榮告順與梁正言錢以謀出鎮初梁正言貪詐自擅勇於射利梁守謙方知樞密正言每詭謂人吾與樞密宗盟分至頗得關說順久失職惑其言厚致財賄以圖任用其後正言之詐漸露敏責其資於市郎誘致正言僮奴支解棄於溷中會再榮發其事故敗

樂從訓魏博節度彥貞之子也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滄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伺鐸至圖而害之畧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梁成汭為荆南節度使汭長子嘗有微過汭手刃之竟絕嗣焉

後唐陳延嗣魏人也末帝清泰二年知鄴都留守劉延皓言汴州部送殺人賊陳延嗣至推劾伏罪與妹夫李漢唐及妹妻並棄市初延嗣自稱父任石州刺史偽稱長史司馬與漢唐俱鮮潔車服以飲博爲務所至州府視有資裝可圖者與之交游漸誘至居第陰斃之去年冬僦居於魏州有月傭同其事偶一日繼殺二人不時而死延嗣狼狽懼聲聞于外使月傭往諸處延嗣乃移家于汴所使張進者使酒詬舍主遽言延嗣殺人無幾舍主懼白坊正執訊乃稱今年四月事陳延嗣同三人取其資財所司掘屍於其室

獲屍數十往汴埔獲延嗣漢唐言自居魏州所殺四十餘人竝與妻妹漢唐同謀害之又於石州捕延嗣母母至此延嗣曰爾父殺數百人死於牖下不肖子所殺纔過百人而累家唾面諾之

安重進者雲州節度重霸之弟也性尤凶惡事莊宗以試劔殺人奔淮南初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於吳用爲裨將隨重霸爲龍武小將戍長道又以殺人奔歸雒陽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逢吉深文好殺初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

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賊盜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人竝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日為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為是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者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繇此也

周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遇亂兇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後為冀州刺史

酷暴

詩著北風之章刺衛國之竝為虐也禮有泰山之哭

痛苛政之猛於虎也故刑政之失危亡攸繫而况樂於殺人以苛為察逞威則膏血橫流視民曾土芥不若徒使側目而視重足而立且何補於風化哉及其凶慝貫盈自貽誅戮豈為不幸者耶

漢竇威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

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

溼物則易求操于高反

猾賊任威不捕自誅

後漢周紆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魏嘗林文帝時為少府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

數聞林搥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搥吏不勝痛叫呼磬
磬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啗林曰聞卿爲
廷尉爾耶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
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王思爲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
所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
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
與假吏父明日死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其
時苗鉅鹿人爲大官令領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未
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晉王宏爲衛尉大司農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
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
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

宋奚顯度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騎郎孝武嘗使
主領人工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
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役人聞配顯度如就刑
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萬丈壓額及蹠脛民間謠曰
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栢又相戲曰勿反顧付
奚度其酷暴如此

谷楷爲奉車都尉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舉使皆

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

劉仁之為著作郎兼中書令出為西兗州刺史仁之性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加責罰性好文字走書失體便加鞭撻音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苦之

北齊畢義雲為兵部尚書義雲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妻子僕隸嘗瘡痍遍體

隋崔弘度仁壽中簡較太府卿每誠其察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

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於是大

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十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元弘嗣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丁役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唐宇文穎高祖武德中為司農卿政好嚴猛僚吏皆重足而立

王遂高宗朝宰相王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銳於操下法頗嚴酷官終沂兗海等州觀察使

漢劉銖陝州人也晉天福中高祖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表爲內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爲左都押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爲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周陶文舉爲起居郎世宗顯德二年五月齊州臨邑縣民田失額命刑部員外郎陳渥按之尙有隱漏復命文舉簡之文舉酷吏也竭澤而取之是歲冬十月文舉復奉命徵殘租於宋州宋人被其刑者凡數千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有一媪所欠殘租十錢而已聞

文舉法峻卽日納之執其公文呈於文舉文舉怒曰爾何不早納之而勞我此來也亦撻之時有悼耄之輩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其後數日文舉因隨駕南征尋遇疾而卒時人以爲陰責之事有徵矣

殃報

殃咎之積報應之來蓋物理之昭然亦神道之不爽若乃無辜被禍懷恥未雪蓄怨攸重居幽必報斯乃冤氣之所結營魂之不昧者矣若夫苛枉自恣誅殺以逞徒宴安而滿志亦凶釁之何逃漸若霜冰隨如影響乃有憑以他類見乎厥夢或恍惚而構竊或因

緣而為崇精爽攸寄變異非一繇是大者以至覆族
小者不免滅身亦有假手於人自斃於法觸類而長
不可編舉斯蓋默定于上昭示于下以鑒戒於方來
者焉書曰作不善降之百殃誠哉是言矣

伯有為鄭大夫使公孫黑如楚黑子黑辭伯有將疆

使之子晉怒以駟氏之甲伐之伯有奔許伯有自慕

門之瀆入慕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羊肆而列後鄭人相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

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公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

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晉殺伯有壬子明昭公六年二月三日也

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昭公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

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

立良止以撫之乃止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漢田蚡為丞相既殺魏其侯竇嬰及灌夫明年春蚡

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服音灼關西俗謂得杖而呼為灼諱

火交及灼守卓反武帝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

守筓欲殺之竟死

後漢蘇不韋金城太守謙之子謙為司隸較尉李暹

掠死獄中不韋復讎於暹殺其兒妾發其父冢武威

段紀明與高素善紀明既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段追咎不韋前報高事遣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紀明為楊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魏胡种為司隸較尉與王宏有隙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語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胡軫為司隸較尉與功曹游殷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丁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神之

靈

吳于吉者道士也既為孫策所殺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嘗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潰裂須臾而死平創以古鏡其亦異哉孫峻為武衛將軍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後夢為恪所擊恐懼發病死程普為盪寇將軍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普即時病癘百日而卒

晉阮放字思度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

寶平梁頌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放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崇遂卒
羊聃爲廬陵太守坐殺郡人簡良等二百餘人除名頃之遇疾嘗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桓溫爲大將軍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迷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殿浩形狀答者言牝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殿浩旣爲溫所廢死浩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

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浩爲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

趙染爲前趙劉聰平西將軍次新豐會晉將索綝自長安討染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不聽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訴將軍使不得服牀枕而死後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尹興爲後涼呂光丘池令時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呂光曰臣張掖郡

小吏案核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賦狀狼藉懼臣言之
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
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宋殷景仁爲護軍太祖以景仁計誅劉湛拜景仁揚
州刺史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
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
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
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耶疾轉篤太祖謂不利
在州司使還任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
湛爲崇

劉季之爲司州刺史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
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季之少年時與宗慤
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爲豫州刺史都
督司州季之慮慤爲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竟
陵王誕反季之至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爲誕所
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後瑗爲山陽王休祐驃騎
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
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琰
卽使瑗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
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輦同出

龍符見僧慙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之瑗卽
爲劉勔所錄後見原僧慙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
人者竝繇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檀和之爲交州刺史伐林邑國破其北界夫戎區粟
城獲金寶無算毀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餘物稱
是抑之後病死見胡神爲祟

南齊豫章王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
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
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訴先帝帝許還東邸當判此
事因冑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

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
莫智明爲明帝左右帝遣智明數蕭謚罪賜死謚謂
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爲中領軍與至尊殺高
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未
幾智明死見謚爲祟

蕭季敞爲輔國將軍時太子左率領軍蕭詠及兄左
衛將軍謚同被誅季敞啓求救詠深加排苦乃至手
相權辱詠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
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
高帝時爲詠謚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謚輒

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詠將兵入城收之數日
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齧
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
天道焉

梁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因病夢齊和帝劔斷其舌召
巫覡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
事不繇已出高祖聞之大怒遣使者譴責之約懼而
卒

後魏南安王楨孝文時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于群
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
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元壽興襲嘗山王素之孫孝文時爲中庶子時王顯
在東宮賤壽興因公事杖之四十及顯有寵於宣武
爲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顯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
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壽興臨刑顧謂其
子曰我棺中可著百紙筆兩枝吾欲訟顯於地下若
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
及孝明卽位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
中尉彈高讒諷所致

高肇宣武時爲尚書令縉殺彭城王勰勰妃司空李

冲之女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

崔浩爲司徒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渡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乘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于河悟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虐事

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爾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患之而不能緩以至於族

李彪爲御史中丞號爲嚴酷以好疑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時有焉又慰諭汾州叛胡得其土渠皆鞭而殺之及彪之病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

張始均爲行臺郎中從都督元遙討大乘賊於冀瀛之間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忿軍士重以首級爲

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蕪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始未在於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韋伯昕爲員外散騎嘗侍宣武延昌未告尙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崇口云裴尙書死不獨見繇何以見怒也
于忠爲車騎大將軍時高陽王雍省決宸政僕射郭祚尙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通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竝矯詔殺之忠疾病見裴郭爲崇而卒

劉蘭爲國子助教嘗排毀公羊氏非董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樊子鵠出帝時爲御史中尉會宗室元樹奔梁梁武以爲郢州刺史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

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
安期說之樹請棄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
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雒陽置在
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
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都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
與樹嘗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
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
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
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
隴口爲賀拔嶽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

侯莫陳悅爲隴右都督時大都督拔嶽召悅共討靈
州悅用其參軍豆盧光之謀誘嶽斬之悅自殺嶽後
神情恍惚不復如嘗唯言我僅睡卽夢見嶽語我兄
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安而致敗滅
北齊高隆之爲驃騎大將軍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
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
太府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
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竝誅其後隆之被害家門殄
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韓賢爲雒州刺史初後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

經送維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厚朴世以爲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州民韓木蘭等作逆有一賊斫賢折脛而卒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

隋梁敬真大業中爲大司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

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

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于時東都饑饉俱羅

遣家僕般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敬

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劫于是斬東都市

家口籍沒

樊子蓋爲東都留守楊玄感之亂子蓋誅數萬人嚴

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之鬼前後重脊

爲之厲

唐郭霸則天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

監察御史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榜捶考禁不勝而

卒聖曆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歸命家人曰

速請僧傳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曰

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剗其腹斯

須蛆爛矣是日閭里竝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

不復見矣

崔器以肅宗至德中爲御史中丞性苛刻樂禍奏陷賊官濂律合處死後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目則見京兆尹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繇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大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三日不止而死

陳曇德宗貞元中爲邕州經畧招討使怒判官劉湏杖二十五湏卒之日曇得疾見湏爲祟而卒舒元輿爲監察御史時亳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致擒捕不獲刺史李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

涉於擯典之罪朝廷遣元輿覆理之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勅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寃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

後唐西方鄴爲寧江軍節度使爲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晉馬全節爲定州節度使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館於外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加害及詔除鎮州

遇病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訴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

漢蘇逢吉自高祖建號於太原以節度判官拜平章事時宰相李崧被誅人士寃之及逢吉受宣權知樞密院事數夕宿於金祥殿之東謂春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眠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非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子陂是夕逢吉宿於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索刃將自剄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於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

李崧寃死之地也

周鄭仁誨為侍中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簡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責焉

焉

言稱贊其無厭詩惡貪人敗類是知言于貨賂先賢所談若乃影襲人仕代耕受祿不能潔身而自潔以

苟利私家繇是正呂刑之文加蕭斧之戮千載之下

恥莫大焉

伯封樂正后夔之子實有豕心貪怵無厭

漢項伯項羽兄也高祖為漢王王巴蜀賜張良金百

鑑二十兩曰鎰秦以鎰名金若漢之論斤也

珠二斗良俱以獻項伯漢王

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本不盡於漢中故請求之

項王

許之

周意封汾陰侯孝文十二年坐行受財髡為城旦

許元封宋子侯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

物免

衛後封樂平侯孝武建元六年坐買田宅不法有請

賊吏死

薛歐封廣平侯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賂稱臣在赦前

免

楊毋害封赤泉侯坐許給人贓六百免

任當千嗣梁期侯宣帝太始四年坐買馬一疋價錢

十五萬過平贓五百以上免

陳湯為從事中郎時大司馬王商不善湯按驗湯諸

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

明君其養皇太后尤勞苦

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明明君者字也

宐

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

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

許為求比上奏

比例也音必寐反

弘農太守張康坐贓百萬

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

就其所居考問之

恐下獄使人報

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

後漢傅昌封蕪湖侯

蕪湖縣名屬丹陽郡

章帝建初中遭母憂

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帝

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

魏丁斐初從太祖性好貨數請取犯法輒得原宥為

典軍較尉

晉桓玄既自署太尉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

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

猶難逼奪之皆捕傅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

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

殷仲文桓玄篡位時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

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

納貨賄家累千金嘗若不足

宋王僧達為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

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

取無復所餘

阮佃夫既以弑廢帝及太宗卽位論功行賞壽寂之
封應城侯佃夫建城侯餘有封時佃夫及王道隆楊
運長竝執權權亞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賂不行人
有餉佃夫絹二百疋嫌少不答

後魏張僧皓明帝孝昌中徵爲散騎侍郎不赴世號
徵君僧皓好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
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
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
隋宇文述爲太子左衛率時申國公李穆孫筠卒高
祖議立嗣而穆第十子渾規欲紹之述卽其妻兄也

渾謂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
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國公
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
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
祖封渾爲申國公奉穆嗣

宇文化及自煬帝爲太子時領千牛軍見人子女狗
馬埒玩必請託求之嘗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累遷
至太子僕射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
尋復職

唐李慶遠睿宗景雲中爲左帥府右郎將初慶遠從

皇太子誅韋氏有功其後恃寵多受貨賄按問得實命杖一百放于嶺表

于翬爲奉天令時憲宗起山陵翬與山陵使親吏韋正收及陰陽官等同隱官錢十五萬貫不給工徒事發皆伏誅

後唐盧汝弼客游上黨丁會薦武皇卽代李襲吉爲副使軍國政務委其參決莊宗嗣晉王位乃承制署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繇是除補之命皆出於汝弼之手旣而畿內官吏考課擬議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人士少之莊宗嘉其才不之詰

李全暉乾祐中爲禮賓使與副使高行遠減刻蕃部買馬錢下開封府勘問皆伏罪並決杖流房州

周馬從斌世宗顯德中爲殿中監初從斌有女適故晉國公霍彥成之子承誣後數歲俱亡有息女一人年五六歲從斌收而養之霍氏資業並爲從斌所據旣而從斌令其女第尼德堅私度霍氏爲尼未幾而卒乃盡收其邸第復貿其資產乾沒其直至是爲霍氏近親所訟下御史府按之得實免官

禍敗

古人有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旣有積善之慶豈無

禍淫之責人事易辨陰陽難誣求而得之又何怨也
 觀夫蛇虺之行溪壑之心欺罔君親絕棄仁義殘忍
 不道貪冒無厭莫不十日所視衆怒難犯天肆惡盈
 之罰鬼得復讎而誅孽不可追速如影響大則兵連
 禍結災延方域小則巢傾卵碎辱及宗親猶謂不幸
 豈非痛哉所以克已復禮謙謙君子戰然而笑矣
 秦衛鞅孝公時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太子犯法刑
 其傅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中欲舍舍客
 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

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
 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
 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之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
 逐囚入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
 北出擊鄭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黽池
 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
 君之家

呂不韋爲相國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嘗與
 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
 子爲後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寢人子何敢乃

與我充所與鬪者走以白始皇

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呂覽曰不韋冢在河南雒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

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漢主父偃為齊相初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

大橫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爾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日暮言年已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後以齊王自殺遂族偃

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好殺行威遷為中尉坐以法免

後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

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大

死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

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員騎騎之有正員也其時兩弟

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

夫夫言有三族而王温舒坐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與弟

河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累千金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末太皇太后召賢引見東廂間

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

王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

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

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

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

太后詔即闕下册賢即就也曰問者以來陰陽不調菑

害並臻菑古災字元元蒙辜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

安侯賢未更事理更歷也音上衡反為大司馬不合眾心非

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

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

賢棺至獄診視謂發冢取其棺也莽復風大司徒光

奏賢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翼進也父子

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

不異王制

放依也音甫往反

費以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

蹇至不為使者禮

言不敬天子之使

受賜不拜鼻惡暴著賢

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砂畫棺

以砂塗

之而又

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

衣珠壁以棺

以此物歛斂也棺音工喚反

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

免誅不宐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

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

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誦鄉其弟哭幾獲盜之

陽往哭之實欲

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

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賢既

見發羸診其尸

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傑自陽翟徙茂陵涉

性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

多王莽末為鎮戎大尹莽敗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

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

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

曰易世矣空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以魚肉涉也

以言

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

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

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

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

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也音工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首長安市也音工

後漢牛輔為中郎將董卓子婿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

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嬰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支胡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公孫瓚獻帝時為奮武將軍因怒袁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即九河鉤槃之河也乃上疏紹罪紹懼以所佩

渤海太守印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與紹大戰瓚軍敗還薊後保

易京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死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爾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賫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疆屍蔽地以意而推循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

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尼歸人瀋水陵高沈
 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
 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
 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
 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贖以爲救至遂便出戰
 紹設伏兵贖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
 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續爲屠密所殺

袁術既僭號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
 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

於灑山復爲所拒憂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從弟紹

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吳書曰術既爲雷薄等所拒留在三日士衆絕

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入十里問厨下尙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據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因而遂死

袁譚紹之子也

譚父爲冀州敵

曹公之在鄴譚畧取甘陵安

平渤海河間攻第袁尙於中山尙走固安從其兄袁
 熙譚悉收其衆會曹公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
 自屯龍濟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
 意非嘗人趨奔之譚墮馬曰咄而逼我我能富貴汝
 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曹公擊袁尙袁熙至遼西尙熙

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尚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
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
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爲悅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
廄中然後請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地尚寒
求席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熙曰頭尚
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雍
晉石崇爲衛尉諂事賈謚及謚誅崇以黨與免官時
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
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
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
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

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
今察遠炤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
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
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
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
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
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爾
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
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弟妻子無
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銓朝政百官總已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殿中中郎孟觀李肇與黃門董猛及汝南王亮楚王瑋謀誅之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皆不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十人

賈謐爲侍中領祕書監謐者賈充外孫韓壽之子也充養以爲後與賈后共謀誣陷愍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及壽兄輩令保弟散

騎郎預吳王友鑿謐母子皆伏誅

孫旂爲平南將軍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仗兄弟旬日相次爲公府掾尙書郎弼又爲中賢將軍領尙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較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旂初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弼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岱承冏檄旂夷三族

杜曾自稱南中郎將及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雋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喬皆乞曾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喬鬻其肉而噉之

祖約爲鎮西將軍蘇峻舉兵約從之旣敗奔於石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順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莫不夷戮此天下所以

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醉旣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

後魏和跋爲尙書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將刑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誅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脩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

者亡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
崔逞初仕慕容燕以留臺尚書亡歸道武帝亦以爲
尚書後爲御史中丞有罪賜死及其孫獻孝文帝初
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獻之誅三世積五十
餘年而在此一門盡矣

費穆爲武衛將軍爾朱榮向雒穆勸其大行誅罰榮
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及
元顥內逼莊帝北幸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
於穆引入詰讓出而殺之

爾朱世隆兄弟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世隆旣摠朝政
生殺自繇及高歡起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
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
節閔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
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
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
安宜先內我以爲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旣至橋盡
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雅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
智張歡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時年三十二
北齊高乾爲魏司空爲莊帝所殺乾臨死神色不變
見者莫不歎息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

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

唐來俊臣則天朝歷雒陽令司僕少卿恣行羅織多所陷害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復自稱其才可比石勒朝野聞而彌懼又將誣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將相謀反異因此傾動宗社自取國權俊臣與其黨衛遂忠飲醉自糾發繇是得罪制曰來俊臣閹巷小人奸險有素以其頗申糾摘將謂微効款誠遂拔自泥塗齒于簪紱歲月滋久涓埃

莫施專構凶邪每相朋扇隱逆賊之妹尤深愛寵逼良家之女以爲妾媵作威作福無禮無義剝奪甚萑蒲之盜賊賄踰丘山之積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將傾危異得竊弄機權方擬潛爲悖逆無君之心已著不臣之迹顯然天下側目含靈切齒擢其髮不足以數罪粉其骨不足以塞愆棄市之刑嚴科未極汙宮之辟輿議所歸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准法籍沒其家時年四十七俊臣及伏誅讎人皆齶其肉噉之斯須而盡遠近莫不稱慶

高駢鎮淮南爲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供事遂闕庖人以道院欄檻及諸木像毀而爲薪以續晨爨時秦彥裨帥鐸頰爲楊行密所敗頰疑道院禳制使然又慮一旦府城不守或致竄逸有妖尼王奉仙者謂秦彥曰此間氣候當損一大貴人地方始安以此言故害之是日駢晨起啜粥左右走告云有兵馬來言未畢衆已及階駢謂其徒曰軍府之事有監軍使及大將軍在汝輩莫無禮因命左右召秦彥詞氣甚厲群兇憚焉久之有卒自後揮肱中之遂牽下階倉遑之際猶仰首顧望若有所伺及

就刀斷而不殊明日外圍知之皆向城大慟競以紙錢奠而焚之先是駢嘗戒羣子曰汝等善白爲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片板中以累於汝矣至是以諸姪同坎而瘞唯駢以舊氈包之正符所言及呂用之伏誅有軍人於中堂發得一石函內有銅人一枚長三尺餘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臂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爲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爲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其後楊行密入城署駢諸孫愈爲節度副使令主喪事愈乃發穴長幼凡六人皆斂棺柩自道院遷于愈家既月餘愈又暴終明年四月孫孺下廣陵勒其

故吏曠師虔等葬之

後唐溫韜初仕梁為許州節度使明宗即位流于德

州俄賜死長子延濟清泰中為泥水關使次延沼為

父牙帳都較次延衰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

福初聞張從賓作亂於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

制悉斬于帳下

明宗自鄴初至雒陽霍彥威怒韜前事與段凝同收下獄尋釋之下教放

歸田里天成二年竄於德州是歲秋九月詔曰德州

流人溫韜生為黔首起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劫盜

本朝陵寢遼州流人段凝豺狼類性梟獍為謀無章

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嘗懷逆節嵐州司戶陶玘曾司

藩翰恣黷貨財自處竄流彌興怨望盧州司戶石知

訥比居賓佐合務參揮當守殿閣據夷門發文字扇

搖戎帥原州司馬聶暎擢從班列委出親賢不守條

章強買店宅其後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

半年別成婚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

抵刑章各行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欲

舍弘於物論固難容舍尚全大體只罪一身竝令本處賜死

王鎔為鎮州節度使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

李弘規及軍司馬李藹宅竝族誅之註誤者凡數十

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大

恐時諸軍皆有給賜唯親軍不時與之衆心益懼張

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此夕將坑爾曹宐白圖

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效忠是

夜親事十餘人自子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授

錄軍士二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府第煙焰

亘天兵士大亂鎔姬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較有張支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第請爲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

張文禮爲鎮州大將殺節度使王鎔盜其州比廝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反目嘗慮我師問罪奸心百變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繇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史建瑄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與文禮病疽於腹及聞史建瑄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子處瑾據鎮州李

存審爲北面招討使以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欵於行臺俄而李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人獲處瑾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入發文禮之尸磔之於市

郭崇韜爲樞密使嘗從容謂白繼巖曰蜀平之後王爲太子候主上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宐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疎斥闈寺至於扇馬亦不可復乘繇是

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戰手痛心
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既定
蜀川輦運珍寶實於雒陽之第籍沒之日泥封尚濕
雖莊宗季年爲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
自貽其禍

安重誨爲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縮大任否臧自若環
衛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
身爲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
吏人李虔徽弟揚言於衆云相者言之狀今將統軍
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深駭上聽先是東川帥

董璋恃險難制方多疑忌又以武處裕爲綿州刺史
董璋日設猜防遂繫之叛及王師討蜀峽路艱阻糧
運不繼而重誨請行纔許便辭翌日領數騎而出日
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
夜輦運齊赴利州人乘斃踣於山路者不可勝記百
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於寢室令妻
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被人讒構幾
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旣辭弘
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
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廻亦奏重誨已

至三泉復歸闕再過鳳翔朱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
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
而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
至重誨駭然曰二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里重誨曰
吾知之矣非此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
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
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愆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
矣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
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
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

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重誨於其庭重誨下階
迎拜曰太傅過禮俛首方拜從璋以搥擊其首其妻
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何遽如此并擊重
誨妻首碎竝剝其衣服夫妻裸形踣於廊下流血盈
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屍堅請方
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以重誨有
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寵親禮
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習襟果貽顛
覆

馮贇爲樞密使明宗大漸聞秦王以兵入侍贇自第

馳入皇城與朱弘昭康義誠等同誅秦王語在秦王傳明宗晏駕閔帝自鄴至京師內外制置皆出弘昭與贇及潞王至陝閔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致安從進乃殺贇於其第贇母初喪棄屍於路妻子俱伏法朱弘昭爲樞密使閔帝卽位超加中書令弘昭素猜忌潞王致其背誕以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自手詔弘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弘昭第曰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弘昭拔劍大哭至後亭欲自殺家人力止之使捉之急弘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於井妾從進旣殺

馮贇斷弘昭首俱傳於陝州

晉王瑜爲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爲節度使及重威移帥崇山瑜乃僥求苟合代其父位後自嘗州一載再遷刑部郎中丙午歲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北戎盜據區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爲左衽矣厲色數諫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儒無謀欲趨炮烙不卽爲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新關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往乃與群盜酋長趙徽軟血爲約以兄事之謂之曰西

至成都余身爲相餘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
徽曰諾瑜慮爲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
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林之外子夜瑜聚族而出輜
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
隅舉燧伏莽齊發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
金幣萬計皆爲亂兵所掠少長百口殆將殄盡瑜尙
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捍射其指流血及韃籠盡空
乃持弓擊人簫笳皆碎夜竄山谷落髮爲僧月餘爲
樵人所獲繫送岐州爲侯益所殺

冊府元龜

